

贤岭阻击

弋 潇

一

“团长，124师的弟兄们从豫南罗山城退回来了，我营放不放行？”阻击阵地上，国军胡宗南部第1军78师468团第三营营长洪守慈大声向夏团长报告。夏团长放下电话，立刻来到第三营阻击阵地，看着如潮水般溃败的士兵，果断地命令洪营长放行。124师车流、人流迅速穿过防区向西疾驶，消失在茫茫雾霾中。

1938年9月18日，侵华日军第3、10师团突破国军张自忠第59军的防线，占领了豫南潢川县城。日军第10师团随即向罗山、信阳一线的胡宗南部进犯，在日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，防守罗山城的第124师自行弃城撤退，日军顺利占领罗山城，并乘胜追击，试图直逼信阳，威胁平汉铁路。“团长，我们是撤还是打？”洪守慈问。“是打，是撤，我们听师座的。”夏团长咬着牙说。

随后的十余日，胡宗南指挥第1军的两个师在炮兵与装甲兵的支持下，在信阳东五里店至伍家坡之间，与日军第10师团进行了正面交战，战斗异常激烈，双方伤亡都很大。

信阳城的市民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，多次组成慰问团前往第1军慰问。78师468团第三营守卫阵地上，洪守慈看着未婚妻区文英忙前忙后救护伤员，忙叫住她问：

“文英，日机轰炸信阳城，你父母还好吗？”区文英擦擦眼泪，悲伤地说：“洪哥，我父母被鬼子飞机扔的炸弹炸死了。他们活着的时候常念叨我们的婚事。昨天，我还到城南十五里桥看望了你的父母，你的母亲也被飞机……”区文英说不下去了，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洪守慈抱起区文英，安慰她：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，我多杀点鬼子，给他们报仇。”

“洪哥，你爸爸部队还在不在信阳，是驻守，还是撤走。”区文英深情地说。“撤退、撤退，长官的脑袋被驴踢了，只会下这样的命令。我要报杀母之仇，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。”洪守慈话音未落，一发迫击炮弹落在营部不远处爆炸。

区文英是信阳城中共地下党党员，在武汉受训后，被组织秘密送回家乡工作，是豫南师范学校的老师。她拿出一条红腰带系在洪守慈的腰间，其实红腰带就是一块红布，洪守慈凝视着她。区文英说：

“洪哥，今年是你的本命年，按家乡的风俗，应扎红腰带。”并吻了一下洪守慈。同时，告诉他，地下党已在信阳城组织了300多人的队伍，决心与信阳城共存亡……战斗又打响了，洪守慈命令营部通讯员汪建快把慰问团送走。

双方战至10月5日，日军的一支龟田混成旅团援军赶到支援第10师团，获此情报后，胡宗南的第1军感到吃力，下令阻击的两个师全线撤退到南阳一线。听到夏团长的命令，洪守慈握着枪在阵地上骂娘。他向夏团长请战：第三营留下掩护，愿立军令状。团部炮兵连也自愿请求留下继续战斗，保卫信阳城。

夏团长流着泪答应了洪守慈的请求。他惋惜地说：“守慈老弟，我知道你和你的弟兄大部分人的家在信阳，理解你的心情，望多多保重。”夏团长还请师部炮，把师里仅有的一门榴弹炮留下了交给了团部炮连。

这门SFH-18型榴弹炮，是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和克虏伯公司联合设计建造，口径150毫米，射程15千米，火力大，一发炮弹重达40公斤，可以压制日本鬼子的九二步兵炮。

“可惜只剩下20多发炮弹了，你们到关键时刻使用。”夏团长握着洪守慈的手说。师长得知洪守慈的第三营自愿留下掩护，也送来一卡车炸药和100多箱手榴弹，10万余发子弹，8辆能行驶的卡车，一部电台。望着夏团长带领弟兄们远去，洪守慈召集全营和炮连的弟兄，发誓与阵地共存亡、与信阳城共存亡！

二

令洪守慈始料未及的是随后几天，日军的攻势减弱了。日军的援军象征性地冲锋一次被打退后，连续几日休整，战场上静下来了。洪守慈忐忑不安，一边命令工兵炸掉西去信阳城的唯一通道——颍河大桥，一边派出人员侦察日军动向，并在颍河大桥西部修工事，严防以待。

10月10日傍晚，洪守慈派出的各路侦察兵回阵地报告：

日军增援的龟田旅团已由罗山伍家坡向南迂回，经罗山楠村、青山、涩港等地占领了豫南关隘“九里关”，继而夺取中州险关“武胜关”，经龙袍山、桃花寨拿下了“平靖关”，信阳“三关”失守。

用团部留下的电台向师部求证，师部也证实了信阳“三关”失守。洪守慈站在一个土坡上，点起了一支烟，对汪建说：“日本人懂得当年李自成进攻中原时，采取这种大迂回的战法，信阳城危矣！”

汪建不明白营长的话，摸摸头提醒道：“营长，5位连长都在营部等你。”洪守慈正召集5位连长商讨对策，区文英摸黑骑马赶到阵地，向他通报了信阳“三关”失守，日军正杀向信阳城。

经过商讨，洪守慈决定：誓死保卫信阳城，部队上贤岭驻守。因为信阳城在敌机的200多次轰炸下已是一片废墟，无险可守。

区文英也表示：中共信阳地下党自卫军在龟山寨策应国军。几个连长劝洪营长，让未来的嫂子撤离，洪营长果断地决定：接受地下的建议，联合打鬼子。

10日夜里，洪守慈带领全营人马和炮连趁着夜色，悄然上了贤岭。炮连在连长的指挥下，费了很大力气把仅有的一门榴弹炮也搬上了贤岭。

贤岭距信阳城1千多米，在城西西南面；龟山寨距信阳城2千多米，在城南东面。贤岭与龟山寨又相距2千米，它们组成了信阳城南部的天然屏障。

洪守慈连夜安排士兵构筑工事，命令一个连守贤首山，二个连守飘带岭，一个连留在贤首山机动；并命令炮连把榴弹炮布置在贤首山莲花状的顶部，发挥最大杀伤力，炮连的16门迫击炮分成两个分队支援贤首山和飘带岭。布置完任务，望着忙碌的战士们，洪营长抬手看看手腕，时针已指向凌晨两点。汪建提着狙击步枪跑来报告：

“营长，贤隐寺的住持和30多个出家人上贤首山给弟兄们送水送吃的了。”

洪守慈连忙迎上前去，握住贤隐寺住持释贤仁大师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，打搅你们了。”

黑夜中，释贤仁住持健步登上莲花峰，继续说：

“萧衍称帝之后，为纪念他在抗击北魏战斗中的贤首山大捷，便在这贤首山依山傍水修建一修行宫，就是我们现在脚下这个地方，叫梁王垒。后人为纪念他，也在山下修建了贤隐寺。1500多年来，有不少文人墨客都留下了很多诗词。寺内还保存有一本《南史·梁王记》善本，都是无价之宝呀！阿弥陀佛！”

洪营长听完释贤仁住持的介绍，深有感触地说：

“老祖宗留下的宝贵遗产，决不允许倭寇侵犯。”

当东方出现鱼肚白时，洪营长看着忙碌了一夜的战士，有的坐在地上，有的靠着树干，还有的趴在工事上睡着了，心疼地叮嘱炊事班做姜汤给战士们喝。

上午9时，洪营长带一个班的战士携两挺机枪，两箱子子弹，手榴弹去龟山寨见区文英。

洪守慈在龟山寨没有见到区文英，他把机枪、子弹、手榴弹交给寨主并说明来意后，受到了自卫军的热烈欢迎。看着山顶上的红旗迎风招展，在阳光下分外靓丽，更坚定了联合抗战的决心。

“如遇到强敌，需要国军炮火支援，可敲钟指示目标。”

“报告营长，侦察员回来报告，小鬼子先头部队从平靖关、武胜关向信阳城袭来。”一个通信兵骑马跑来向洪守慈汇报。他急忙离开龟山寨回部队部署痛击鬼子的先头部队。

区文英和信阳城地下党支部书记老陈带领几十人回到龟山寨后，听说洪守慈来过山寨，还送来了枪支弹药，书记老陈忙让区文英去感谢洪守慈。区文英骑马刚离开山寨大门，就远远看见一队国军士兵携枪扛弹匆匆向南行进，她策马前行，挡住了带队的二连连长，当得知去迎击鬼子的先头部队时，区文英建议：自卫军有两个猎人熟悉地形，可随同前往。二连连长认识区文英，高兴地说：“太感谢嫂子了……”

三

从武胜关向北挺进的鬼子先头部队是龟田旅团的一个步兵中队，这个中队从10月11日下午出武胜关，经西双河、高庙、白河，一路杀气腾腾，沿途实行“三光政策”，烧杀抢掠，各村寨鸡犬不宁。这天傍晚，鬼子的这个中队行至大土门山寨东，在一个叫土凹的小山村暂歇。土凹小村庄四面环山，山上树木浓密，当猎人带领国军士兵赶到时，天色已晚，鬼子的大部分人马聚集在村子的稻场上，少数鬼子正生火做饭，村里的人也都跑走躲开。

二连连长仔细看了看地形，选定在土凹村北面的七里岗山头布下阵地，稻场与七里岗山头直线相距200米左右。借着鬼子做饭的火光，又居高临下，二连连长一声令下：“打。”战士们用掷弹筒、迫击炮、轻机枪、步枪猛烈射向鬼子，鬼子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伤亡惨重。翌日凌晨，当鬼子的主力赶到时，二连连长已带领阻击部队胜利返回贤首山。旅团长龟田看着一地鬼子的尸体和呻吟的伤员，气得暴跳如雷，嘴里不停地吐着：八格、八格……龟田旅团从徐州、台儿庄等地一路杀来，在中国土地上作战一次性损失一个中队的战力，还没有过。他问身边的参谋长：

“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支那军？”

参谋长一时回答不上来，挨了他一巴掌。

龟田率领两个步兵联队和一个炮兵联队的鬼子连夜行军，在10月12日的早晨赶到信阳城下。天大亮，他发现了龟山寨、贤岭上有中国武装人员，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。他把旅团指挥所设在离龟山寨2千米远的一个小山丘下，果断地命令：一个步兵联队包围贤岭；一个步兵联队围住龟山寨；旅团炮兵联队选择阵地先打龟山寨。

鬼子炮兵联队的30多门九二步兵炮向龟山寨逐排逐片发射炮弹，龟山寨寨墙在强大炮火轰击下倒塌了，自卫军损伤过半。区文英见鬼子的火力太强，忙跑到龟山山顶敲钟，她用钟声指示龟田旅团的指挥所和鬼子的炮兵阵地位置。洪守慈在贤首山得知大概位置后，马上命令炮连的榴弹炮向龟田旅团指挥所方向发射了5发炮弹。看到国军的炮弹落在鬼子指挥所方向，区文英握着拳头，大声喊道：

“国军的弟兄们！洪哥，我的亲人，你们打得好，打得好呀！”话音未落，鬼子的一发炮弹落在山顶大钟周围，区文英倒在血泊中。

随后，鬼子的一个联队的步兵冲进了龟山寨，支委书记老陈指挥着能动的自卫军顽强抵抗……龟山寨失守了。

夺取龟山寨后，鬼子士气大振。被贤首山榴弹炮炸伤的龟田，躺在担架上指挥，他立即收拢兵力，命令所有部队迅速包围贤首山、飘带岭，两个步兵联队的士兵从贤岭南坡发动了疯狂进攻。国军三营各阵地的战士们，瞄准鬼子，待洪营长一声令下，机枪、步枪、掷弹筒、手榴弹等一起开火，往山冲的鬼子应声倒下，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树林中，鬼子连续五次冲锋都被击退。

战至上午9时，双方停止了射击，战场一片寂静，鬼子退到贤岭脚下。洪守慈连忙命令士兵修复战壕，为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，补充弹药，掩埋死去的弟兄。他知道暂时的平静意味着更残酷的战斗即将打响。

果不其然。上午10时，日军重新调整部署，把旅团的炮兵联队分成两队，向贤首山、飘带岭倾泻炮弹。洪营长躲在掩体中，自语道：狗日的小鬼子，你有炮有弹，炸得老子不能动，今日我也让你尝尝老子的炮弹。

他命令炮连把榴弹炮的炮弹全部打完，让鬼子也尝尝挨炸的滋味。

鬼子的九二步兵炮对着贤岭整整炮击了一个多小时，把贤首山梁王垒的古迹、飘带岭的几个山头整整削掉了一米有余，战士们躲在掩体内，有的被震晕了，有的被炸死了。鬼子炮声刚停，步兵又嗷嗷地端着枪向山上冲去。

“兄弟们！马上进入阵地，小鬼子又上来了。”

洪营长一手提着枪，一手拿根木棍，到各阵地巡查，营部警卫班的十几名战士也鼓动着各阵地士兵抵抗。活着的战士拍拍尘土，擦擦枪，义无反顾地回到防御阵地痛击鬼子。汪建手持一支狙击步枪，穿梭于各阵地狙杀鬼子指挥官，在飘带岭2号阵地，他问：

“营长，你手里拿根木棍干什么？”

洪守慈拿着木棍，看着随风飘扬的战旗，若有所思。他用木棍拨开阵地北部的草丛，告诫各连严防鬼子从贤岭北面的悬崖摸上来。

四

中午，贤隐寺住持释贤仁利用鬼子停止炮击的间隙，领着6个和尚给战士们送水送饭。释贤仁气愤地说：

“鬼子拿不下贤岭，气得把寺里30多个出家人、居士杀了，洪营长，你们一定要送鬼子下地狱。”

洪守慈和释贤仁交谈着，飘带岭3号阵地枪声大作，一个士兵跑来报告：

“营长，鬼子的一个小队的特种兵从贤岭北部悬崖爬了上来，我们排打死了十几个，有5个鬼子被我们包围了。”

洪守慈和释贤仁来到飘带岭3号阵地，见士兵们围住了5个穿黑衣的鬼子，一个鬼子嘴里大

声地说着日语，战士们听不懂，端着刺刀步步紧逼。洪守慈命令战士退后，他叫来汪建问：“鬼子在说什么？”

汪建想了想说：“大概的意思是要见我们的长官。营长，我的日语也不精。”

洪守慈厉声吼道：“你告诉鬼子，我就是指挥官。问他们部队番号，叫他们投降。”

汪建连说带比划，鬼子明白了。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，用不太流利的中文说：

“我是龟田旅团特种兵大队一分队队长，叫木村井台；叫我们投降，想都不要想。我有一个建议，为了体现军人的尊严，我们两军一对一进行决斗，直至战死，不知贵军敢不敢呀！”

洪营长身边的连长、排长劝他，跟鬼子废什么话，我们用机枪扫了他们，为三排的兄弟们报仇。

释贤仁也气愤地指着鬼子叫道：

“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！”

洪守慈用眼光扫了一下整个贤岭阵地，鬼子的攻势减弱了，只有贤首山炮声未停，飘扬在山顶上的军旗被炮火炸得只剩下旗杆了。

“汪建，你告诉小鬼子，我们接受挑战，进行一对一决斗。”洪营长气愤地下达命令……

解决掉这5个鬼子后，一个士兵跑来报告：

“报告营长，山下有人点名要与你对话。”

“洪营长，我叫浦小伍，是豫南师范的日语老师，皇军让我来劝降，你们投降吧！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。”

浦小伍在山下声嘶力竭地叫喊着。叛徒、内奸！汪建用狙击步枪打了几枪，他还在喊。

洪守慈伏在掩体内喊：“你走近点，再商量。”过了20分钟，浦小伍爬到半山腰，战战兢兢地哀求道：

“两国交战，不杀来使。我也是被逼的。哦，对了，洪营长，在龟山寨顶上的区文英老师是我的同事，她临死时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让你不要忘了你腰间的红腰带。国军弟兄们！你们是好样的，上午你们的大炮把皇军的龟田旅团长炸伤了，还炸死了三个佐官。龟田很恼火，正调集重炮联队和飞机来轰炸你们，城里给你们送水送饭的地下党也被皇军抓住了，枪杀了十几个，你们打不赢日本兵，你们没出路了，快投降吧！”

战士们又好气又好笑，用枪声回答了那个叛徒的劝降。

洪守慈退回指挥部，解开红腰带，展开一看，却是一面中共党旗，党旗红艳艳的，镰刀和斧头格外醒目。他把这面旗子，交给汪建，命令他把旗子插到飘带岭代替已被炸坏的军旗。

汪建迟疑一下，问：“营长，这是共产党的旗呀！”洪守慈双手握拳，大声说：

“军旗是战场的灵魂，什么时间了？你还想那么多……”

释贤仁正要回到贤隐寺，洪守慈叫住了他，在他耳边说了一通，释贤仁点点头，忙让战士们叫他的几个徒弟过来。“怎么少了一个？”释贤仁问大徒弟，大徒弟流着泪回答：“刚才打炮，一个师弟升天了。”释贤仁平静地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天杀的鬼子，会下地狱的。”

看着释贤仁和他的弟子，洪守慈把汪建叫到眼前，握住他的手说：

“汪建，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，脱去军装，削发为僧，把全营和炮连弟兄的花名册带出去，保护好交给政府。”

汪建听到这个命令，迟疑地看着洪守慈。当洪守慈又重复一遍命令后，汪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哭着叫着不愿离开。几个连长得知营长的良苦用心后，都劝汪建执行命令。

送走释贤仁和汪建一行后，洪守慈召集全营排以上干部开会，大家认真分析判断浦小伍喊话的真实性，并随时做好了打大仗恶仗的准备。

五

下午3点，攻打贤岭的鬼子改变了战法，从徐州机场调来了十余架战机，对贤岭进行轰炸。洪守慈忙命令各连、排火速回阵地，让战士们躲进掩体防止敌机轰炸。十余架敌机分两批次轮番对贤首山、飘带岭阵地狂轰滥炸，敌机俯冲吼叫着丢下炸弹，躲在掩体里的战士甚至能看清敌机飞行员狂妄的嘲笑。敌机连续十余次的俯冲，激怒了飘带岭机枪排的战士，大家纷纷跳出掩体，一人用两手支起机枪，一人射击，有两架敌机被击中，在空中拖着长长的浓烟退出战场，可剩余的敌机却全部压到飘带岭进行投弹、扫射。

鬼子的战机对贤岭轰炸了40分钟。鬼子的飞机刚走，战士们还没整修好被炸的战壕，山下鬼子的大炮从东、南、西三个方向向贤岭猛轰。

洪营长听出这是鬼子的重炮——榴弹炮队上来了。营部指挥所也被炮火击中，电台被毁，报务员牺牲。

洪守慈带着营部警卫班冒着炮火在各阵地巡查，激励战士们杀敌报国。看着穿行在炮火中的营长，战士们一边躲着鬼子的炮火，一边修筑工事。

连续两个多小时的重炮轰击，阻击部队损失很大：

炮连连长打光所有的炮弹，牺牲在榴弹炮炮位上，4个步兵连有2个连长阵亡，全营士兵伤亡人员接近一半，其中大部分士兵是被炮弹震死的。

听着各连上报的伤亡情况，洪守慈流着泪，果断调整部署，他判断：鬼子的步兵马上就要攻山。他要求全营活着的弟兄发扬连续作战的劲头，打退鬼子的进攻。洪营长大喊着：

“兄弟们！为了我们的民族，为了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决不后退，让我们尽忠吧！”

战士们也齐声喊道：

“血战到底，保家卫国。”

为了激励斗志，洪守慈还站在红旗旗下，为战士们朗读了岳飞的《满江红》。洪营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着阵地的枪炮声，重重地砸在战士们的心坎上。

鬼子的步兵在指挥官的战术指引下向贤岭攻击。鬼子指挥所里，第10师团团长松甫山谷中将向坐在椅子上的龟田少将：

“我不相信，贤岭一个营的支那军能挡住我的两个步兵联队，给我活捉支那军的指挥官。”

“嗨，师团长，贤岭的支那军是块硬骨头。这次战斗是我的耻辱，我旅团一定攻下它。”龟田陪着笑脸说。

贤岭各阵地枪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山下的鬼子像疯狗一样，喊着杀向山上冲去，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猛炸冲上山的鬼子，一批又一批的鬼子冲到阵地前被击毙。炮连剩下的20名士兵，打光所有的炮弹，进入3号阵地防御。贤岭山上的树大部分被炸成半截，地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鬼子的尸体。

鬼子一次又一次的冲锋，都被山上的部队狙击退下，急得龟田顾不上伤痛，在指挥所里来回走动。

师团生化武器中队请求使用生化武器向贤岭发射毒气弹，龟田用手一摆，说了一句：用中国人的说法，杀猪焉用宰牛刀。龟田把两个步兵联队的6名大队长叫到指挥部，挨着个扇耳光，并临时撤换了一个联队长；要求两个联队立即组成敢死队，天黑之前必须攻下贤岭，进驻信阳城。

战斗空隙，洪守慈让各阵地统计一下人数和弹药，他吃了一惊：人员不足200人，弹药也消耗殆尽，连排长只剩下2人，连受伤的70多个伤员都没下火线。每个人嘴上干裂，军装破乱，有3名战士下山找水源，被鬼子的狙击手打死2个，回来一个战士只带回了3只水壶。洪营长用沙哑的声音问大家：

“兄弟们，怕不怕死？”

“不怕，为国战死，死得值。”战士们视死如归的回答感动着洪守慈。洪守慈把三个水壶的水分给战士们喝，就着干粮，战士们怎么也咽不下去。

中午，鬼子的敢死队员，每人都脱掉上衣，端着枪，嘴里吼着口号向山上冲来；洪守慈手握大刀，跃出战壕，带领战士们向山下冲去……

在山下的龟田用望远镜看着中国军队的反冲锋，自语道：这是一支什么样的支那军。

国军，共军，还是游击队……

连续几次的冲杀，阵地上只剩下不到一个排的弟兄。看着鬼子就要冲上山来，弹尽粮绝的洪守慈突然想到还有几十箱炸药没有用，他忙让战士们翻开炸塌的贤隐洞，把几十箱炸药搬到贤首山，接好起爆装置，招呼能动的战士齐聚在贤首山。他向仅剩的20余名战友发出钢铁誓言：

“弟兄们！有敌无我，有我无敌，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！”

夕阳的余晖照在一个战士的脸上，士兵们像一座座雕塑，鬼子蜂拥而上，叫喊着让他们投降。洪守慈按下起爆器，巨大的响声惊天动地，阵地上的鬼子鬼哭狼嚎……

编后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70年前的豫南大地，有志之士面对强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。

作家弋潇认真研究了1938年的豫南贤岭抗战，认为贤岭抗战虽是武汉会战中一场规模小、时间短的战斗，却意义重大。这支队伍孤军奋战，视死如归，敢于亮剑，打出了中国军人的气节。现特发表弋潇同志的这篇纪实小说，以示纪念。